

刘敬堂
陈荣杰
著

非常追杀

非常追杀



侠女误认为热恋中的情人是清廷鹰犬而遁入空门
康“圣人”花甲之年所娶的六夫人是20岁的西湖船娘

机关算尽的刺客追杀康有为却屡屡失手
经过九死一生的康有为却在阴沟里翻了船
枣儿山上的新坟，埋着一个千古之谜……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非常 追杀

刘敬堂 陈荣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追杀 / 刘敬堂, 陈荣杰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205-0391-4

I. ①非… II. ①刘… ②陈…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7839号

责任编辑: 徐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京城喋血·····	001
第二章	塘沽脱险·····	018
第三章	快舰追捕·····	030
第四章	上海堵截·····	038
第五章	刺客被刺·····	054
第六章	雾海调包·····	065
第七章	孤魂难归·····	079
第八章	东逃扶桑·····	095
第九章	萍踪凶影·····	113
第十章	神秘刺客·····	130
第十一章	香港斗法·····	145
第十二章	地道惊魂·····	163
第十三章	井冈鹤子·····	181
第十四章	复辟闹剧·····	194
第十五章	金坛失手·····	210
第十六章	崂山遗恨·····	224
第十七章	酒馆疑案·····	245
第十八章	不速之客·····	261
第十九章	神偷“救驾”·····	277
第二十章	猝死青岛·····	295
尾 声	·····	309

第一章 京城喋血

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奉诏离京。……康氏得意门生田兰姑娘，不经意间爱上了追捕康有为的清廷密探。……六君子血染菜市口。

—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1898年9月20日），天将拂晓，北京城里突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从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里急匆匆地走出两个人来。走在前头的，是身着灰色长衫的工部主事康有为。紧随他的，是提着箱子的仆人李唐。他们要赶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所以，才急急忙忙地穿过墨黑一般的夜色。好在他们熟悉这一带的大街小巷，主仆二人走起来脚步如飞。

就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一个黑影在跟踪，那黑影身轻如燕，脚步无声，他俩竟毫无觉察。直到主仆二人出了城门之后，黑影才返身离去，似乎并无恶意。

离开车的时间还有半个钟头，二人匆匆进了车站。四下一望，车站里冷冷清清，只在墙角有一对乞丐模样的夫妻，袒胸露腿，毫无顾忌地抱在一起呼呼大睡。他们急忙上了车，在车厢中部坐下之后，才发现对面的座位上躺着一对正在亲热的野鸳鸯。待那小女子爬起来之后，被男的拉着手跑到别的车厢去了。李唐一看，整节车厢只有稀稀落落的十几名乘客，他悔不该搅人美梦。他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对主人说道：“老爷，看来我们此行不太顺。”

“嗯！”康有为听了，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将目光久久地凝视着窗外。

李唐也朝窗外望了一眼，窗外依然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只是远处有一盏灯光，在浓浓的夜色中，像鬼火一般忽明忽暗。李唐不明白：窗外黑咕隆咚

的，有什么看头？老爷好像有什么心事。

康有为的确心事重重：堂堂工部主事、变法领袖、奉诏出京，却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仓促离京。这一别，更不知何时能回？

康有为又想起了近几天的宫闱之变……

二

正当戊戌变法轰轰烈烈地进行时，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及顽固的守旧派秘密策划的“戊戌政变”，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维新派发现，慈禧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等，正在策划九月的天津阅兵。荣禄等后党的心腹正频繁往来于京津之间。在京的八旗军队和步兵统领也都加强了戒备。京师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将有“宫闱之变”的消息也在悄悄传播开来：届时，慈禧和光绪帝将同去天津，他们利用荣禄控制阅兵的机会，趁机废掉光绪，另立新君。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认为：他们的变法虽然得到了光绪帝的信任和支持，但处处受到了后党及各种保守势力的掣肘。不除掉慈禧和荣禄，变法便难以进行。康、梁等人经过分析，觉得后党的政变，主要依靠荣禄控制的北洋三军。若在北洋三军中找一个忠于光绪帝，拥护维新的实力人物，不但能抗衡荣禄，甚至还能趁机杀掉荣禄，保卫圣驾，继而兵围颐和园，废掉西太后，还权光绪帝。想来想去，他们觉得袁世凯是最佳人选：一是袁世凯参加了维新派发起的北京强学会，曾对维新派表示了支持；二是他所控制的军队是一支精锐的新军，这是对抗荣禄的重要手段。只要袁世凯忠于光绪帝，坚定地站在维新派一边，慈禧的阴谋便可流产，维新事业便可成功。

为了能让袁世凯忠于光绪帝，康有为在七月二十六日拟了一份《边患日捍，宜练重兵，密保统兵大员折》，向光绪帝举荐袁世凯“隆其位任，重其事权”，即重用和晋升袁世凯。光绪帝很快电谕袁世凯，召他进京，先后两次接见了。

八月初一，光绪帝再次召见了，并颁旨，授袁世凯为侍郎后补，专办练兵事宜，“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暗示他操办练兵事宜时，不必受荣禄的制约。

康、梁等人以为举荐了袁世凯，光绪帝又召见并提拔了他，他一定会忠于光绪帝，与维新派结成同盟的。于是，当康有为察觉京城已是黑云压城，时不我待时，他于初二晚派谭嗣同前往报房胡同法严寺内的海棠院，夜访袁世凯，准备提前实施“杀禄围园”的计划。

谭嗣同来到袁世凯在京的住地时，袁世凯正在床上同京都名妓赛金花云雨。他的侍卫在门外通报：“大人，军机处谭大人求见。”听说谭嗣同来了，他极不情愿地从她那柔滑白皙的胴体上爬了起来，穿上睡袍，走向客厅。

谭嗣同出生于浏阳的名门望族，他父亲谭继海曾任湖北巡抚，他虽是帅门公子，但他不但很少有纨绔子弟的恶习，不近酒色，不贪逸乐，而且锻炼得品性高洁，学识精深，思想新锐，才华超迈。他不愿意做官，但还是封了个江苏候补知府、四品军机章京，深得光绪器重。袁世凯不敢怠慢：“谭大人光临寒舍，有失远迎，请恕罪。”

“不敢，不敢，壮飞深夜打扰大人休息，实在抱歉。”谭嗣同抱拳还礼。

一番寒暄过后，言归正传。谭嗣同向袁世凯介绍了维新派拟提前行动的具体方案：即在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单独去向皇帝请训，光绪帝会给他一道事先准备好的硃谕，令他带兵赴天津，见到荣禄后，宣读皇上手谕，立即将荣禄就地正法！宣布由袁世凯代为直隶大臣，并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不道的罪行。然后，立即封禁电信局和铁路，并用专列将袁世凯的军队运至北京。用一半兵力占领颐和园，一半兵力守住后宫，则可大功告成。

袁世凯明白了谭嗣同夜访的目的之后，信誓旦旦地表示：“若皇上令我诛杀奸贼，我则全力以赴，以保圣驾！”

“荣禄可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你有把握吗？”谭嗣同问。

“皇上有旨在我手，杀荣禄如同杀一只狗。”袁世凯拍着胸脯说。

但袁世凯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对维新派只是虚与周旋，对谭嗣同提出的行动方案，他既不反对，也没有答应立即派兵包围颐和园，只是说手中的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且营哨的一些军官也多半是旧军人。为此，他说要立即回到天津的军营中，将不可靠的将军都换下来，再备足弹药才行。

谭嗣同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依他。

待谭嗣同一走，袁世凯马上了缩头乌龟，他连夜赶赴天津，将维新派“杀禄围园”的计划和盘向荣禄告密了。荣禄大惊失色，立即化了装潜回京城，向慈禧禀报了。

蜗居在颐和园的慈禧原定在初六日还宫的，听了荣禄的密报，气得她七窍生烟，即令李莲英，马上返宫。

八月初四，慈禧一行出其不意地回到宫中，光绪帝和维新派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弄得措手不及。光绪帝连忙带着皇后、珍妃去向太后请安。慈禧怒道：“你来得正好，我问你，你何故忘我大恩，胆敢谋我性命？”

光绪帝连忙跪下：“儿臣怎敢？”

慈禧说：“你说不敢，你为何叫人带兵围颐和园？”

光绪帝一听，知道事已败露，不觉发抖道：“没……没有此事。”

“你不必抵赖，一切我已知晓了。”慈禧接着说，“你入宫时，乃五岁小儿，我立你为帝，养了你二十余年，你竟听信小人的话来谋害我！傻儿子，今日没有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你命薄，有何福气做皇帝！”

光绪帝跪伏在地不敢作声。这时，倒是珍妃肝胆过人，跪在太后面前说：“皇帝系一国共主，圣母亦不能任意废黜。”

慈禧一听：“反了！”她从椅子上站起，扇了珍妃一个大耳光，大声斥责，“你这狐媚子，也配与我讲话么？”当即将她打入冷宫。接着，她命令李莲英，将光绪软禁在四面环水的瀛台，撤换了皇帝身边的佣人，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对他严加看管，并断绝他与外界的所有来往。她还以皇帝的名义传旨：皇上有病，不能日理万机，亲临训政。

康有为得知宫廷的这一变故后，知道是袁世凯出卖了皇上和维新人士。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光绪帝重获自由，还政于帝。否则，维新事业将半途而废。康有为将拯救光绪帝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他立即找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介绍并陪同去见英国驻华公使窦纳尔，拟请窦纳尔去向慈禧说情，劝慈禧回心转意。当他们到了英国公使馆时，得知公使先生到北戴河避暑去了。他的

努力失败之后，李提摩太劝告他，请他暂时南下，以避锋芒。他有些犹豫不决。

还是光绪帝一道诏书让他匆匆离开了北京，才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光绪帝住到瀛台之后，知道后党们要反扑了。他急忙拟了一道诏书，让身边一位较熟的孙太监带交给军机章京林旭，再让他转交康有为。

林旭一见到康有为，哭着取出藏在衣带里的密诏。康有为跪地接旨，林旭边哭边读：

“工部主事康有为：朕今命汝迅速离京赴沪，督办官报，不可迟延。朕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望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钦此——”光绪对这位年富力强、学贯中西的维新志士一直充满了期望。再也不能犹豫了，康有为知道形势险恶，皇上有意保他，以图东山再起。他立即写了一份谢恩折，托林旭藏好带进宫中，有机会呈给光绪帝，以表达对皇上的知遇之恩，并说自己将于八月初五日离京去上海……

“呜——”汽笛声打断了康有为的回忆。

火车已经开动了，此时，窗外的黑幕渐渐撕开了一道缝，外边的景物也渐渐明晰了。他探出头去，朝京城方向看了看：北京城的城楼仍隐约在浓雾之中，好像是一只张牙舞爪的怪兽，随时准备吞噬一切。

康有为人坐在火车上，心仍在北京城里。他的思绪很乱，心里异常焦急。他想：年轻英明的光绪帝如今怎样了？谭嗣同等军机四卿和以直言上疏而令朝野敬佩的御史杨深秀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吧？胞弟康广仁是否离开会馆？还有他最得意的门生田兰，他让她去给谭嗣同送信，不知道她送到了没有？他曾对她说，送完信之后，就赶快离京回老家崂山，以避灾祸。

田兰是梁启超、谭嗣同在上海开办不缠足会时，从青岛去的上海。不久，她参加了女学会并就读于中国第一所女校“经正学堂”。她品学兼优，正直善良，又生就一副端庄娴淑的容貌，是当时女门生中的佼佼者。后来，她追随康有为，由上海来北京和梁启超等人开办强学会。这时，她的哥哥伞郎也到了北京。伞郎任维新派的信使，还投师谭嗣同门下，习文修武，是个血气方刚的后

生。田兰在北京强学会的图书馆里当管理员。如今，自己离开了北京，让他们兄妹还在京城传信，真让人不放心。

其实，最让人不放心的是康有为。这位维新运动的旗手、光绪推行“戊戌变法”的总顾问，正在走向一条九死一生的逃亡之路。

三

田兰藏着康有为的信，一个人在深夜里穿街走巷，直奔菜市口旁边的半截子胡同。虽然已是晚秋季节了，但北京城里依然高温未退，浓雾蒙蒙，天气闷热，一丝风儿都没有，让人感到烦躁不安。

她走到半截子胡同口时，忽然看到崇礼的戈什哈（满语，清朝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阮少杰从胡同里走出来。

这对初恋中的年轻人，同时一愣，都站住了。

“田兰，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还是阮少杰先开了口。

“我有事呀，你来干什么？”

“我是……我是路过这里的。”他的神情告诉她，他在撒谎。

阮少杰又问道：“康先生什么时候离京？”

田兰听了，心中一惊：康先生身藏密诏离京一事，只有少数维新人士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她故作惊讶：“离京？不知道！我昨晚去东岳庙看望师父去了。”田兰对这位在朝廷任职的男友始终抱有警惕，同时，也知道他对她的师父很敬佩。

田兰的师父，是位八十多岁的老道姑。当年，她在东海出家，曾手持一支铜箫，云游四海五十多年。晚年，独自住在东岳庙旁边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她不但教田兰读书、吹箫，还教她如何用箫作兵器进行防身自卫的武艺。临终前，她把伴了她大半辈子的铜箫送给了田兰。这支箫重两斤八两，长二尺四寸，一般是吹奏不了的。在箫的末端，开了一个槽子，约三寸长，槽里有簧，连着一只剑尖。剑尖平时收进槽中，可作箫；若打开扣簧，剑尖探出箫管，如紫蛇

吐信，又可作剑用。舞动起来，铜箫“呼呼”生风，声如警笛，令人生畏。上个月，老道姑圆寂后，就葬在东岳庙后边，还是田兰找阮少杰帮忙料理的。田兰常到她的坟前拜祭，为师父吹奏一首《松入风》。这首《松入风》的曲子，是师傅亲自谱的，旋律悠扬隽美、婉转绵长，也是她最喜爱的。

“好啦，我有急事，先走啦。”阮少杰望着田兰的脸，似乎还有话想对她说，但他没再说什么，便转身匆匆离去了。

田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有些纳闷，总觉得他今天有些怪怪的。

她走进半截子胡同以后，径直进了浏阳会馆，直奔谭嗣同的“莽苍苍斋”。

谭嗣同正在书房里收拾书籍和文稿。地上的一只绿釉缸里正烧着纸页。他一抬头，看到了田兰，连忙说道：“田兰呀，你怎么来啦？康先生不是让你马上回崂山吗？”

“是啊。康先生临走前，叫我将这封信亲自交给您。”她一边说，一边从铜箫管中抽出一封“壮飞弟亲启”的信来。

谭嗣同看过信之后，知道康公已决定奉诏离京，对于康公劝他躲避的忠告他苦笑了一下，未敢苟同。他将信立即丢进了火中，又抬起头来说：“你来得正好，眼下局势有变，为防不测，我让伞郎留在梁启超先生身边。我这里有些书信手稿，你帮我烧了吧。”

田兰一边将他放在旁边的手稿、信件往釉缸里丢，一边问道：“谭先生，你何时离京？”

谭嗣同听了，摇了摇头。他顺手将一些书稿丢进缸中，望着缸中跳动的火苗，紧锁着浓眉，大声说道：“康公和维新的同仁，镖局的朋友，还有外国友人，都劝我出京避难，但我不能走！”

田兰很惊讶：“为什么不能走？”

谭嗣同有些激动，他指着书架子上的一些精装书籍说道：“纵观世界各国，变法成功者没有不流血的。正因为中国的变法还无人流过血，不能唤醒国人，所以，变法才受阻碍，国家才不昌盛！要流血，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他的话掷地有声，响遏行云。

田兰听了，热泪盈眶，已经明白了他的志向：他想取义成仁，以自己的鲜血来警醒世人！她连忙说道：“不不，谭先生，您不能那样！您现在离开北京还来得及啊！以后还会有机会呀。我求求您啦！”

谭嗣同走过去，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你还记得文天祥的那两句诗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嘛，戊戌年间的维新变法，一定会留在汗青上的！”

田兰一边流泪，一边点头。

谭嗣同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说道：“对了，我刚刚得到消息，慈禧下了懿旨，要对维新派下手，将要关闭城门，全城搜捕。京城很危险，你要时时小心。你现在立即去琉璃厂，找到伞郎，让他将我这封信当面看后再交给梁启超先生。”说完，提笔在一张八分笺上匆匆写了一会，封好，交给了田兰。

田兰将信塞进铜箫管中，刚要走，又被谭嗣同叫住了：“田兰，你将这信送出之后，立即赶回崂山去，好吗？”

田兰摇了摇头：“不，我不回崂山，我要去找康先生！”

谭嗣同听了，思忖了一会，说道：“那也好。不过，你要答应我，马上出城！还有，我这里有几件衣服和几张银票，你带给伞郎，反正我也用不着了。”说着，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小布包，交给了田兰。

田兰接过布包后，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她跪在地上，给谭嗣同叩了个头，依依难舍地离开了“莽苍苍斋”。

当走出浏阳会馆的门口时，她又留恋地回头看了一眼：谭嗣同一边笑着，一边朝她挥手。但她心里在说：谭先生，我会再来看您，您保重吧。她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这竟是她和谭嗣同的诀别！

离开浏阳会馆后，天已放亮。田兰一边走，一边留意街上的动静。街上的店铺照样在做着生意；行人依然拖着一条长辫子无精打采地走着；老北京们悠闲自在地遛鸟；两个在一座王府门口站岗的士兵，躲在墙边的角落里打瞌睡；在“怡春院”门口，几个青楼女子正在和出门的嫖客打情骂俏。一切都像往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迹象。不过，她心里记住了谭先生的嘱咐，不敢在

街上逗留，抄近路到了琉璃厂。

梁启超住的会馆，她曾经来过几次，熟悉馆里的情况，她刚刚敲了一下门，门便开了半扇，伞郎一把把她拉进去了。

“康先生走了没有？”伞郎急切地问道。

田兰告诉他，康先生现在应该离开了南海会馆，昨夜还是她帮着李唐整理的行李。说着，将谭嗣同的信和布包交给了伞郎。伞郎看过信之后，连忙对她说：“你马上出城，在城外的关帝庙等我！”

“你呢？还有梁先生呢？”田兰有些不放心的。

伞郎告诉她说，他要立即护送梁先生去日本公使馆，然后出城去关帝庙找她。

田兰还想问些什么，不想伞郎发起火来，大声吼道：“快走呀！你真急死人了！”

田兰觉得有些委屈，自己大老远地从浏阳会馆跑过来，连口水都没喝，还要受他的气！不过，她还是按哥哥说的去做了。离开会馆之后，直接出了城门，去了关帝庙。

关帝庙不大，可院子挺大，长着几棵合抱粗的柏树。虽然没有住庙的道人，但香火不断，隔三拉四的总有人前来叩拜。田兰在庙里转了一会，看看天色尚早，便靠在一块石碑上一边吹箫，一边消磨时间。

她又想起了阮少杰：不知道他现在在忙些什么？他不会跟着崇礼去干什么坏事吧？不，不会的！他不是那种干坏事的人，她毫不怀疑自己的这种看法。但他毕竟是崇礼的侍卫啊，崇礼叫他去干什么事，他敢违背吗？再说，昨夜在谭先生住的浏阳会馆附近遇到他时，他的那种支支吾吾的神态，又使她心里感到奇怪。她一边仰头望着天上的浮云，一边沉浸在回忆中……

四

田兰第一次见到阮少杰，是在北京强学会的院子里。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田兰抱着十多本书从图书馆里走出来，忽然看到一

个人双手撑着窗台，双脚悬在半空，正在专心听康有为宣传变法的演说。她走过去，拉了拉那个人的脚，想叫他到里边去听。谁知这一拉不要紧，那个人一下子滑了下来，摔进结了薄冰的荷花池里。他往上爬时，左手背上又被冰碴子划破了，鲜血直流。田兰连忙将图书放在水池边上，然后稍一运气，伸手将他一把拉上池岸，但不小心，他的脚将那堆图书碰落池子了。那人又连忙跳下去，将书一本一本地捞了上来，浑身湿淋淋的，冻得直打哆嗦。她看到他手上的鲜血，便连忙回房去拿药。当她拿着云南白药返回来时，那个人已经不见了，那些书也不见了！

她当时气得咬牙切齿，心想：要是再见到他，准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第二天，田兰正在图书馆里整理图书，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她抬头一看，正是昨天那个人！不过，她再也生不起气来了，因为那个人双手托着她的那些图书，正笑容满面地与她打招呼。图书烘干了，还压得平平整整的！

她把他让进图书馆里，仔细打量他：身材修长而匀称，英俊的面部透出一股刚毅之气。但见了田兰，又显得腼腆、拘谨。田兰好奇地问他：“昨天你怎么爬在窗台上听演讲？”他说：“我是路过这里，见里面坐满了人，就扒上了窗台。康先生讲得太好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听了很受启发。”接着，他不好意思地问：“你能不能借几本书给我看？”

“可以。不过，要按时归还，更不能弄脏弄破。”田兰取出一本登记册，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在哪里就职？”其实，册子上并无年龄一栏。

他说：“我叫阮少杰，今年十八岁，是步兵统领崇礼大人的戈什哈。”

“戈什哈是什么意思？”

“‘戈什哈’是满语，意思是护卫。朝廷大臣如总督、巡抚、提督等，都有自己的‘戈什哈’。”

田兰听了，“哼”了一声，说道：“书，不借啦！”

“为什么？”

“因为崇礼是九门提督，强学会的书，不借给朝廷的大臣们看！”

阮少杰急了，连忙说道：“朝廷大臣怎么啦？文廷式、袁世凯、王运鹏、

徐世昌、张孝谦、陈炽，哪个不是朝廷大臣？他们不都是强学会的人吗？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还各捐了五千两银子作为强学会的经费。就连李鸿章都想入强学会呢。我又不是朝廷大臣，就因为是崇礼大人的戈什哈，就不能借书看？岂有此理？”他越说越激动，放下手中的书，扭头就走。

“你等等！”田兰连忙喊住他，又把他拉回图书馆里，笑着说道：“好啦，好啦，一个男子汉，度量竟这么小！我看你说得挺可怜，最主要的还是说得有些道理，本管理员同意借书给你。你自己选吧！”

阮少杰听了，转怒为笑，兴奋不已。他一连选了三本，高高兴兴地走了。

第二次见到阮少杰，是在东岳庙门口。

有一天晚上，田兰从师父处学箫回来，刚走到东岳庙门口时，有三个黑影悄没声儿地跟在她的后边。她当时并不害怕，因为凭着她在师傅处学到的几招和手里的这支铜箫，打几个歹徒不在话下。谁知同他们真的交上手时，才发现形势对自己不利。

开始时，三个黑影从她背后猛扑过来，试图非礼。她一闪身，“嘭”的一声，铜箫击在一个歹徒的头上，歹徒抱着头在地上打起滚来。第二个歹徒还没回过神来，铜箫吐出的利刃已经在他右臂上划了一个大口子，也号叫着跑开了。第三个歹徒根本没敢动手，便一溜烟逃走了。

田兰以为摆脱了险境，便收回铜箫上的利剑，继续朝前走。走着走着，猛地发现前边的路上，横站着二三十个人，他们手里都有刀、剑、棍、索等兵器，可能是刚才逃跑的歹徒叫来的同伙。她知道自己已在劫难逃了，倒不如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就在这时，歹徒们动手了。他们先将手里的绳索从不同方向甩向田兰，田兰左腾右闪，用箫上挑下劈，终因寡不敌众，渐渐招架不住了。有几根绳索已经牢牢地缚在了她的身上，上衣的扣子被撕开，露出了半个“月亮”。歹徒们奸笑着朝她扑过来了：“小娘子，让我亲亲吧！”孤立无援的田兰眼看就要遭殃了。

就在这时候，阮少杰策马赶来，他跳下马，迅速将田兰拉到他的身后，大声呵斥道：“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拦路调戏良家女子？”

歹徒们仗着人多势众，并不把阮少杰放在眼里。他们步步紧逼，叫阮少杰少管闲事，否则，连他一起收拾。阮少杰突然抽出短枪，朝天一举：“叭”的一声，空中响了一枪。

这一枪还真管用，一下子就把歹徒们镇住了，他们深知这洋玩意儿的厉害。

阮少杰大声喝道：“我是步兵统领大人崇礼派来的，都随我到统领衙门去！”

一听说是崇礼派来的，歹徒们一哄而散，连先前躺在地上嚎叫的那个歹徒，也一骨碌爬起来溜了。

田兰乘机解开绳索，整理好凌乱的衣襟，这才朝牵着缰绳、身着戎装的阮少杰看了一眼：发现他气宇轩昂，英气逼人。

阮少杰也同时发现：刚经历了搏斗的田兰，没有闺中少女的娴静，没有小家碧玉的温柔，也不似他第一次见到的那个文质彬彬的女图书管理员，她身上正透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巾帼豪气。他与田兰边走边谈。

田兰表示了谢意后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阮少杰说：“京师的治安和九门的防守、缉捕等，都归步军统领衙门管。这一带的治安最坏，经常有结伙的歹徒打家劫舍或寻衅滋事。我看见你去了东岳庙，怕你夜里回来时出什么岔子，顺便过来看看，谁知你真的遇上了这些地痞流氓。”

田兰笑着说：“怪不得你一提统领，他们就被吓跑了！看来，我不但要感谢你，还得感谢那个什么‘虫米（崇礼）’呢！”

“我只不过是借了个钟馗来打鬼的。”

田兰又说：“还是快枪比我的铜箫厉害多了，我看看你的快枪好吗？”

阮少杰将快枪从枪套里取出来，关上保险，递给了她。田兰一边在手里把玩，一边说：“洋人的快枪，做的就是精致！”

阮少杰见她喜欢快枪，便说：“你要是喜欢，我就送给你一支。不过，是

支小八音，只有巴掌这么大，是女子防身用的。

“真的？”

“哄你干啥？”

“你从哪里弄的？”

阮少杰告诉她：“那是一个洋人送给崇礼大人的。崇礼大人嫌它太小，子弹打得不远，就给了我。”

“你舍得吗？”

“给你，我舍得。”

二人披着月光走了一会。阮少杰翻身上马，又一把将田兰拉上马去。田兰假装怕摔下来，害羞地抱住了阮少杰的腰。阮少杰的后背被两坨软乎乎的东西顶着，感觉像触电一般，顿时，一股热流贯穿全身。他两腿一夹，马便扬蹄奔跑起来，背后的摩擦令他心旷神怡。

当离田兰住的四合院还有半里多路的时候，田兰执意要下马步行回去。她悄声对阮少杰解释：她怕哥哥看见，说完，连忙低下头。阮少杰紧紧握了握她柔软的手，道了声：“保重，后会有期。”便翻身上马，疾驰而去了。

田兰久久凝望着，直到阮少杰的身影消失在夜色苍茫的远方。她心里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异样情感。

五

慈禧不愧是大清国晚期的铁腕女人。她专制横暴，玩弄权术的技巧，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大事如废皇帝、立太子、杀大臣，或指使人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小事如棒杀不顺眼的太监和妃子，她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那么，她想收拾她的侄儿光绪帝和剿杀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维新派们，简直是易如反掌。她原以为自己搞的是突然袭击，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如瓮中捉鳖，一个也逃脱不了。但她万万没料到，领导这场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竟在她从颐和园回宫的第二天，便神